# 4

## 当代印度文学:无法轻易归类的"大象"

□贾岩

在维诺德·古马尔·舒格勒1997年出版的印地语长篇小说《墙上住过一扇窗》中,小镇数学老师拉库瓦尔·伯勒萨德的庸碌生活因一头大象的闯入而变得不同。对他来说,这个突然坠入日常微尘的庞然大物,不但改变了周遭世界的运转逻辑,还改变了他观看和体认世界的方法。与大象共处的第一天,拉库瓦尔在拂晓前醒来。他坐在门槛上,注意力被后院楝树下一片尤其厚重的"暗"所吸引。舒格勒用如下文字描写了这一刻的微妙体验:

夜渐渐消逝。渐次褪去的黑暗,似乎有一抹以象的形状落了下来。清晨将至,象形的暗将变成象形的昼,继而和剩余的昼融为一体。可拉库瓦尔·伯勒萨德看到的却是,清晨临近,光明蔓延,象形的暗竟愈发清晰。清晨就要把这抹暗给忘了。拉库瓦尔·伯勒萨德应该叫住清晨,提醒它别忘了这抹象形的暗吗?可就在拉库瓦尔·伯勒萨德思索之际,天已大亮。彻亮的晨光中,一头大象站在那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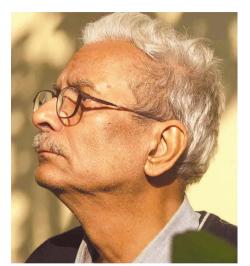
如果用现实主义的语言复述,这段文字无非刻画了主人公于昏晨交界时看清一头大象的经历。可就是这平淡到几乎没有任何"事件"发生的一幕,却在舒格勒笔下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学意涵:静立的象身被空间化为光影互动、思绪拉扯的场域,它让无形的昼夜显出形状,也让人在时间和意识的流动中洞悉到,昏与晨的交界处不是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,而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。

在这个过程中,拉库瓦尔究竟看到了什么? 仅仅是一头大象吗?舒格勒会说:不,他还看到两片"象形的暗":一片被夜晚"落下",另一片被清晨"遗忘"。二者的存在虽以大象本体的存在为前提,却在特定环境的作用下获得了超越本体的情感、认知和审美意义。比起执着于作为物质实体的"大象",舒格勒更在意那些被短暂而真切地经验过的"意象"——"象"字在中文语境中从动物到概念的抽象化历程,意外地在一部印地语小说中找到了恰切的文学言说。

舒格勒的启示不止于美学层面,还可以被带人对文学史的理解当中。倘若把"印度当代文学"比作"象",我们需要的究竟是由"彻亮的晨光"般确凿的概念、范畴和细节所勾勒出的那头"大象",还是在特定"天色"的映衬下由部分可见的现象所凝结的那些"象形的暗"?这对于坐在中国"门槛"上的观"象"人来说,是至关重要的问题。

#### 类型的限度

在有关1947年独立后印度文学的整体论述中,类型化是最常见的叙述模式。数目繁多的作家作品被归入某些具有泛印度(乃至超印度)影响力的文学类型,每个时期都有少数几个标志性类型脱颖而出,负责定义"印度文学"的阶段性面貌和性格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进步主义运动日渐式微,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"新诗""新小说"趋于主流,城市"荒原"里的中产絮语开始取代底层人的呻吟和呐喊,成为该时期印度文学的主基调。在同期涌现的"边区文学"中,乡村仍是书写



维诺德·古马尔·舒格勒

的核心对象,但作家们侧重展现的不再是普列姆 昌德笔下农民受困于多重压迫的情状,而是印度 传统社会及其价值体系在遭遇现代化浪潮冲击 时的回应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压抑的政治经济 氛围使社会中的不满情绪进一步激化,许多中产 出身的青年男作家挥舞着"非诗""非小说"的旗 帜走向反传统的极端,竭力表现当代生活的失 序、病态和无意义。与此同时,长期遭受不公正对 待的"边缘人"群体在平权精神的感召下秉笔直 书,他们反抗霸权,也拒绝被同情者代言,"女性 文学""达利特文学""部落民文学"的泛起成为该 时期印度文学界引人瞩目的现象。

1981年,《午夜之子》横空出世,萨尔曼·拉什迪在布克奖、西方书评人、国际出版业资本、后殖民理论家的推举下步步"封神",印度文学以空前的方式跻身世界文学殿堂,而"印度英语小说"是它的名片。这一状况在此后数十年并无本质改变,只不过随着阿兰达蒂·洛伊、维克拉姆·赛特、阿米塔夫·高希、基兰·德塞、裘帕·拉希莉等本土或流散作家的陆续加入,这张名片开始变得拥挤起来。

上述每种类型都是印度当代文学的一个剪影。作为特定环境下集中涌现的书写形态,它们无疑是某种时代精神或时代症候的反映。但问题在于,当我们将一两个类型视作某一时段内印度文学的缩影,将之打磨成表面平整、边缘光滑的零片,再无缝拼接成一幅看似完整的文学史图景时,我们得到的便仅仅是一只高头大耳、长鼻弯齿的"大象",而没有给"象形的暗"留任何余地。

作为对这一倾向的反拨,乔杜里选编的文集《斗牛士丛书之印度现代文学》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展现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印度文学惊人的异质性。透过20位印度本土语种作家和18位印度英语作家的48篇文字,乔杜里让读者在一种多维、松散、粗糙而富有弹性的整体感中意识到,印度现当代作家的美学趣旨不止包罗万象的"吸纳",还有点到为止的"省略";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直接书写"国家",而是着眼于一个个"置身于国家之内、流布着国家之感的文化和地点"。

立什迪和舒格勒的作品似乎被一种类似的 奇幻氛围所笼罩,这也是两位作家常常被贴上



阿米特·乔杜里

"魔幻现实主义"标签的原因。《泰晤士报》书评人 曾这样评价《午夜之子》:"自从阅读过《百年孤 独》以来,还从来没其他小说像它这样令人惊 叹",此语无异于将拉什迪奉为加西亚·马尔克斯 最有力的接班人;而在众多印度文学评论家眼中, 舒格勒则被视作"印地语魔幻现实主义"的领军 者。事实上,与拉什迪主要借超自然元素来体现人 物和情节的怪诞不同,舒格勒奇幻书写的内核是 根植于现实的想象力,尤其是对凡俗之物、惯常之 情的陌生化处理。同样是开启一段通往异世界的 旅程, 萨里姆的机关是他那如黄瓜般硕大的鼻子 所赋予的通灵术和超级嗅觉,拉库瓦尔的秘诀则 是他像窗户般向一切可能性敞开的眼睛和心—— 大象不只是大象,还是大象形状的光与影;不一 定是天上之月倒映在池水中,也可能是池中之月 被涤净后挂到了天上。舒格勒启示我们,"如何 看"和"看什么"同样重要。

#### 以中国为视点

今年5月,由姜景奎教授主编、数十位印度文学研究者翻译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实施的"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"(下文简称互译项目)举行成果首发式,25种、31册、累积1068万字的汉译印度经典作品至此全部出齐。这无疑是中印文学交流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。

除了《苏尔诗海》等中世纪宗教文学经典、《帕勒登杜戏剧全集》等近代名家名著外,入选互译项目的译著中有18种完全或部分由印度独立后问世的篇目构成,它们共同展现出中国视点下印度当代文学的多重景象。这18种译著涉及印地语、乌尔都语、孟加拉语、坎纳达语、马拉雅拉姆语、英语等多个语种,含括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、诗歌、独幕剧等多种体裁。作为一个整体,这些作品提供了通往不同时空坐标下印度现实的多元路径。一部作品中投射着另一部作品的影子,一部作品的答案成了另一部作品的问题,一部作品里的种子在另一部中生长为整片森林……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的不是醒目的相似性,而是层层叠印的相关性。印度文化、思想、历史、社会的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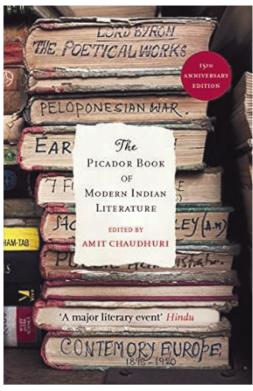
影以不同方式流转于每本译著的纸页间,沉浸其中的读者们将被各种色彩、质地、动态的"象形的暗"所吸引,而不再执着于对"大象"的找寻。

吉丹贾丽·斯里

事实上,在印度当代文学的中国接受史上, 不因循某种固定印象的倾向一直存在。改革开放 初期,当西方文学以决堤之势涌入国门,《世界文 学》杂志仍为包括印度在内的东方作家作品留出 有限但弥足珍贵的译介阵地。当我们回溯1980 年代《世界文学》选译的印度当代文学时,定会对 编辑和译者们追求多元的选编策略印象深刻:十 余位当代印度作家涉及印地语、英语、旁遮普语、 马拉雅拉姆语等多个语种,囊括从进步主义到现 代派的各种风格,既有纳拉扬、阿格叶耶这样的 文学大师,也有苏帕什·本德这样的青年才俊,此 前介绍较少的当代女性作家,如阿姆利德·波莉 达姆,也被揽入视野(尽管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依旧显著)。没有一位作家被重复译介,没有一件 作品与另一件相仿。在与这些文本不期而遇的过 程中,读者获得的印度当代文学观兴许单薄,但 其视野已尽可能开阔。

2022年5月,吉丹贾丽·斯里凭印地语小说 《沙墓》成为首位获"国际布克奖"的南亚本土语 种作家,该小说的汉译项目旋即在国内出版机构 和国际图书代理的联合推动下提上日程。在与中 国学者的对谈中,斯里对获奖表现得颇为泰然。 她承认拿到国际布克奖的感觉很好,但也深知 "这一切都只是数日喧哗,很快就会归于平静"。 她坦言:"我并不是在获奖之后才成为作家的。促 使我成为作家的,始终是周遭的世界,以及我内 心的所思所感。"她欢迎那些因奖项而关注她作 品的人,但拒绝将自己的文学价值仅仅和一座奖 杯绑定。谈到获奖后蜂拥而至的采访和活动邀 约,斯里说:"人们似乎都对戏剧性的事件感兴 趣。但文学不同,它总是事关平和、冷静,与名人 文化和戏剧性事件相距甚远。"她在《沙墓》中段 "警告"读者的一段话,也可以送给那些在国际布 克奖后对她的故事感到好奇的人们:

如果你想继续听下去,就得相信影子。那些 能够被看见、被听到的影子,那些曾经被子弹击 中的影子。这里就是人们所说的"分岔口"。你要



《斗牛士丛书之印度现代文学》

选影子的路,还是闪闪发光的稠密形象的路?如果选前者,便随我同行。若是后者,请就此止步。

#### 用诗的媒介

如果说互译项目和《斗牛士丛书之印度现代 文学》有什么缺憾的话,那一定是诗的缺席。在互 译项目中,仅有默哈德维·沃尔马和古勒扎尔两 位作家的诗歌入选,只占项目总体的一小部分。 乔杜里收录了赛特的诗体小说《金门》,但意在展 示其小说文体的实验性,而非作为一个诗歌样 例。毫不夸张地说,在许多中国读者眼中,对印度 现代诗歌的印象依旧停留在泰戈尔的《吉檀迦 利》和《飞鸟集》。

根据文学史家的归纳,印度诗歌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来自民族主义、浪漫主义、进步主义等思潮的轮番洗礼后,自1940年代开始走上求新求变的道路。在印地语诗坛,阿格叶耶选编的《七星》诗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,它标志着实验主义诗风在北印度的兴起。与此同时,以纳加尔琼、格迦南·马特沃·穆格迪博特为代表的左翼诗人依然活跃,佳作迭出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冷战阴影将印度诗人 划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,但他们在创作上的界限 并不似想象中明显:实验主义诗作中不乏对底层 人的同情、对资本主义的驳斥和对社会责任的思 索;进步主义诗歌则摆脱了早期政治口号式的文 风,在借鉴现代派技巧的过程中凝练出更微妙的 笔法,在一种黑色幽默的荒诞语境中迸发出对社 会现实的愤怒控诉。此外,兼具现实批判指向和 现代主义风格的宗教讽刺诗,在当代印度诗坛也 颇为常见。当然,反叛并非印度当代诗歌的唯一 声音。自20世纪后期起,经济自由化改革使印度 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,罗摩诞生地运动诱发的 教派冲突令分治梦魇重现,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带来环境污染、阶级分化、人际疏离等问题,许多 诗人开始在创作中注入更多的人文主义关怀,强 调诗歌穿透各种"界限"的艺术能量,并将之作为 一种弥合裂隙的介质。

(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)

## 伊朗诗歌里的中国风情

□艾 森

#### 断加深与拓展,两国的联系日益紧密,互动日益 频繁。同时,中国文化的璀璨光芒也沿着这条路 线洒向了遥远的波斯大地,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增 添了更加丰富的内涵。在这一历史长河中,中国 的文化与文明如同涓涓细流,逐渐渗透并融入了 伊朗社会的各个层面,特别是在文学领域,中国 元素成为了波斯诗人笔下不可或缺的灵感源 泉。他们不仅将中国的风景、人物、故事融入自 己的诗作之中,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美 学、手工艺以及雕刻艺术等的高度赞赏与向往。

中国与伊朗之间的深厚关系,其历史之悠久

可追溯至数个世纪之前,这段跨越时空的友谊始

于丝绸之路。随着两国在丝绸之路上交流的不

### 伊朗古代诗歌中的中国印象

文明互鉴的宝贵遗产。

这些作品,既是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,也是人类

伊朗,被誉为"诗歌之国"。德国大诗人歌德就曾赞扬过伊朗的诗歌:"谁要真正理解诗歌,应当去诗国里徜徉。"伊朗诗歌中,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多元元素正悄然渗透,尤其在波斯诗歌的璀璨星河中熠熠生辉。众多波斯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,不约而同地提及了遥远而神秘的中国,尽管有时他们指的是中国境内不同的民族群体,但无一例外地,他们都采用了"中国"(在波斯语指的是中国,发音为Chin)。在波斯文学的浩瀚星空中,波斯诗人们的妙笔生花,频繁地将对中国的向往与描绘融人他们的作品之中,这一传统自萨曼尼德时期后的《列王纪》起便愈发显著。这些诗歌以多变的形态、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期,展现了波斯诗人对中国独特而深刻的观察与想象。

## 中国建筑风格

在波斯诗歌的历史中,关于中国建筑的绘画 典故可追溯至早期的伽色尼王朝时期,这一时期 的诗歌作品里已悄然融入了对中国建筑艺术的 描绘与赞颂。在古代波斯诗歌中,中国庭院的独 特设计与布局,引起了波斯诗人的注目。许多波 斯诗人将中国的庭院建筑视为建筑艺术的巅峰 之作,他们纷纷在其诗歌中赞美这些建筑的美妙 与独特。例如,萨纳伊在《真境花园》中云:"何其 幸运之灵魂,沐浴于春日的温柔怀抱;得享亲吻之甘,拥抱之悦,世间至美。彼之中国风韵庭院,坐拥无垠视野;宛若荣耀加身,犹似凯撒大帝慷慨赠予爱女之瑰宝,尽显尊贵与雅致。"萨纳伊的这首诗篇,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春回大地时人们的欢欣雀跃,不仅如此,它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庭院所展现的独特艺术魅力,为整首诗增添了几分异国情调与文化交融的韵味。

此外,尼扎米在《亚历山大之书·荣耀颂》中,构想了一场罗马与中国画家的技艺对决。东方智慧下,中国人雕琢宫殿至镜面般光滑;西方技艺中,罗马画家则以笔墨绘就逼真画卷。独特的是,阳光下,罗马画作在中国宫殿拱门上反射,形成流动光影,穿越空间界限,与宫殿墙壁完美融合,创造出超越想象的视觉盛宴。鲁米视此故事为精神成长的寓言,他认为中国人画技高超,罗马人则擅长抛光。

### 流传千古的中国纯香

自古以来,中国便以其丰富的芳香物质产出 享誉于世,尤其是那珍贵的麝香,在波斯文学中 不仅占据了一席之地,更被赋予了深远的诗意, 引领了一场以气味触动灵魂的文学新风潮。中 国的纯香麝香,其盛名流传千古,深植于伊朗诗 人的笔端,成为他们赞美自然的华章。伊朗古代 诗歌中,关于中国麝香的描绘比比皆是,它们以 细腻的笔触、生动的意象,将这份来自东方的神 秘香气描绘得淋漓尽致。哈菲兹、内沙布尔的阿 塔等波斯诗人则深情地吟唱着来自中国和田的 麝香与绝代佳人。哈菲兹在《诗颂集》中云:"恋 人啊,你走过的地方,弥漫着华夏麝香的芬芳; 你那帽沿下的一角,是太阳下乘凉的地方。"《诗 颂集》亦云:"晨风每天把清新的气息吹送到我的 身旁;和田的麝香,华夏的香料,哪里比得上如 此醉人的芬芳。"

### 波斯诗歌中的理想爱情形象

处月(炽俟,Chigil)作为古代中国新疆地区的一个部落,因居住于此的人民之非凡美貌而遐迩闻名。在这一背景下,波斯的杰出诗人们纷纷在其诗作中,将无与伦比的美丽与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紧密相连,赋予了处月部一种超越地域的、充满诗意的美学象征。他们的笔触下,处月部仿佛化身为美的源泉,其人民的容颜与风采,成为了波斯文学中一抹亮丽的风景线,被永远地镌刻在了文学的殿堂之中。鲁米在《舍姆斯集》中云:"你怎能体会那份耐心的甘苦,心犹如精致的玻璃瓶般敏感而脆弱?尤其是当我为了那宛如传说中处月人那般绝美容颜的耐受力,默默坚守。"哈菲兹在《诗颂集》中云:"看到你光彩鉴人的容颜,中国的仕女都为之惊叹;尽管对她们赞美的故事,无论门上墙上随处可见。"

波斯古典诗歌中,对理想挚爱的描绘往往深受中国文化的启迪,将中国作为挚爱形象的灵感源泉。这种影响在波斯诗歌中反复出现,形成了对中国挚爱形象深刻而独特的刻画与赞颂。《霍迈与霍迈雍》是波斯文学中最优美的抒情作品之一。该书讲述了沙姆王子霍迈与中国皇帝之女霍迈雍之间的爱情故事。霍迈武艺绝伦,十五岁已难逢敌手。获父允狩猎,奇遇古墓,逐神秘戈尔至田野仙境。宫殿之内,仙女帕丽以礼相待。霍迈对金座上中国公主霍迈雍的画像一见倾心,心生向往,遂决心前往中国寻她。历经艰辛,终抵中国。此故事展示中伊情缘,浪漫至极,且蕴含深刻寓意。

### 中国手工艺

在波斯诗歌中,中国手工艺品以其非凡的技艺与独特的东方美学特质,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耀眼亮点。从细腻的中国丝绸布料、精美的瓷器、

光可鉴人的镜子到精准的圆规,这些工艺品深深吸引了波斯诗人的目光。《列王纪》中记载了一段关于霍斯鲁国王觐见卡乌斯国王的盛景,其中详细描绘了霍斯鲁为迎接贵宾,特意在宏伟的厅堂内设置了一座璀璨夺目的黄金宝座,而这座宝座之上,则精心铺设了来自遥远中国的细腻丝绸与华丽绫罗,尽显尊贵与奢华。

### 中国友情录

萨迪与中国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,他的一生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探索,足迹遍布四方,其中便包括了中国的新疆喀什。在其著作《蔷薇园》中,萨迪生动地描绘了自己在这片异域土地上的奇妙邂逅:在喀什的旅途中,他偶

遇了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,两人相谈甚欢。当青年好奇地询问萨迪的来历,并问及是否读过他的诗作时,萨迪以微笑作为回应,保持了神秘。然而,次日当萨迪准备继续他的旅程时,那位青年通过商队得知了他的真实身份,匆忙赶来为他送行,并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憾之情,希望萨迪能多留几日,以便亲自聆听他的教诲与智慧。这段故事不仅展现了萨迪在喀什的难忘经历,也体现了中伊两国人民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与深厚情谊。

在伊朗文化的独特语境中,诗歌在阐述不同 国家民族形象中,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中国 作为伊朗古老神话构想中的七大理想国之一,以 其"理想挚爱"的象征和艺术领域的辉煌成就,构 建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形象,丰富了伊朗多元文化 的世界观。这一过程深化了伊朗人民对中国文 化精髓的领悟与尊崇,同时也为加强两国间的相 互理解和构建更加坚实的友好关系铺设了重要 基石。

(作者系伊朗汉学家)



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:100125 总编室电话/传真:(010)65003319 新闻部电话/传真:(010)65002492 发行部电话(同微信):18600547157 广告许可证: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.50元 印刷: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